

于謙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于謙 著 魏得良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于謙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于謙著 魏得良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奏議卷之八

雜行類

兵部爲保舉官員事

吏科鈔出把總修守紫荆關指揮僉事等官董琳等題：先因達人侵犯之時，多從紫荆關經過，該兵部奏准，差撥臣等管領官軍前來本關修守，除依蒙到關，看得本關牆城低薄，山勢平漫，敵騎人馬所行之迹，縱橫猶存，彼時官軍驚惶，寢食不寧，莫知所措，衆皆曰難以修守。幸蒙守備本關大理寺卿孔文英、都督同知顧興祖，運謀設法，撫恤軍士，盡心竭力，不避艱險，晝夜區畫，提督官軍，將關口牆垣打取糙面大石，插和灰泥，幫加高厚，燒辦磚瓦，圈造城門，起蓋樓鋪，添築墩臺，增修闌馬哨牆，差人架炮哨瞭，平漫去處盡行斬削，挑掘深溝險峻，人馬俱不能通，遂使遠近居民及諸士卒皆賴以安。本年八月內，各官又因見本關城內窄狹，不能多積糧草，駐劄大兵，於城西原舊有大木廠一處，被敵燒毀不存，地勢雖低，丈量圍插，立標杆分定功程，提督臣等亦用打取糙面大石，修創新城一所，士卒樂於趨事赴工，一月之間而城已完，亦用

磚造城門，起蓋樓鋪墩臺等項，俱皆齊備，其城周圍廣闊，儘可積聚糧食^{〔一〕}，駐劄重兵。其餘隘口，俱各增修添砌堅固。即今達人亦知關隘修理堅固，俱皆遠遁。臣等切見自去年以來，官軍中有殺獲敵一首級者，俱蒙皇上悉加陞擢，今本關修守官孔文英、顧興祖，前項晝夜用心之勞，戮力設法之苦，所修邊關險固，致使敵寇聞風遠去，論其功績，亦宜陞擢，勉勵將來。緣係舉保官員事理，具題。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：該衙門知道。欽此。又該吏科參看得本內修築關口乃一事之勞，達人遠遁，實天威所致，今大理寺卿孔文英、都督顧興祖，俱任文武重臣，自合據忠盡節，却乃通同所屬夤緣保陞，宜從鈔出奏請施行。通鈔到部，查得先該守備紫荊關都督同知顧興祖、大理寺卿孔文英奏稱，本關把總指揮董琳，性資篤實，管事公勤，能撫軍士，要乞量加陞擢等因，具題。本部鈔出，爲照軍職論功陞授，董琳別無軍功，難准陞擢。已將奏詞立案。今董琳等又奏顧興祖、孔文英晝夜勤勞，所修關隘險固，敵騎聞風遠去，要將各官陞擢一節，臣等切聞將帥以謀勇爲本，而無謀無勇者輿論所不容；人臣以廉恥爲先，而無廉恥恥者人望所不副，況造辱國之罪，復懷朋比之心，雖致極刑猶有餘罪。切照都督同知顧興祖，猥以庸才，先膺侯爵，受浩蕩之聖恩，掌神機之兵柄，不能矢心爲國，惟務箕斂害軍，剝衆人之膏脂，營一己之私計，以致群情怨怒而士氣沮銷，兵備廢弛而貪風益振。及在京營，謬當前鋒，一敗不支，六軍遂覆，上皇留滯於虜庭，敵寇進逼於畿甸，下而生民荼毒，上而陵廟震驚，推原罪惡，凌厲古今。及照大理寺卿孔文英，本以一介書生，任湖廣按察使，不能頓綱振紀，惟務峻法

嚴刑，仁政全無，清譽素乏，爲事奏提來京，遇赦在部聽候。皇上軫國家軍務之方殷，念各官任事之頗久，特頒敕旨，期與維新，既任顧興祖以五府之官，復授孔文英以棘寺之長，使率領軍馬共守邊關，期以洗心效勞，屏蔽都邑。今照紫荆關原有官軍已及一萬之上，而各官在關守備將及一年之期，本部爲因修守本關久無成效，節經議奏，請敕督責，縱使修理堅完，亦係分內事務，豈期各官敢負更生之恩，互爲朋比之舉，顧興祖等明知董琳係是部下，別無軍功，而奏要陞擢；董琳等明知顧興祖、孔文英係是大臣，不當援引而上言稱薦，且云虜寇之遁，實彼修關之功，蔑視朝廷，欺罔君上，原心實出於奸謀，論罪當加於極典，致被吏科參出夤緣保陞情犯，合將各官令法司差人通取赴京，究問明白，奏請發落。仍乞聖裁，另行差官前去更替，庶公道昭明，人臣知懼。緣顧興祖、董琳等俱係軍職，孔文英係京官，及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，具題。景泰元年十月二十八日，奉聖旨：各官互相舉保，仍人情而已，非爲重事，都不問。恁部裏行文書去與他每知道，著用心整飭邊務，有功時陞賞，朝廷不吝。欽此。

兵部爲病故官員事

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禮科鈔出雲南都司等衙門署都指揮使事都指揮僉事胡志等題：有總官兵黔國公沐斌，先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忽患風濕，手足緩弱，節次請醫調治稍痊，一向扶病管事。景泰元年九月十九日，又加嘔吐咳逆病症^(二)，至二十八日轉加痰疾喘急，醫

治不痊，至本年十一月初五日身故。緣係總兵鎮守官員，具題。該禮部官欽奉聖旨：該衙門知道。欽此欽遵，鈔出到部。除另行外，照得雲南地方多係土官衙門，自國初以來，皆係黔國公父子相繼世守其地，號令素行，蠻夷信服。今沐斌既已病故，一旦改委他人代總兵政，切恐衆心不服，難於統理。況隴川等處賊子遺孽未曾殄除，而附近貴州、四川俱有盜賊生發，必須主將得人，然後地方安妥。訪得沐斌應襲之子尚幼，其姪沐璘見任雲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，威望雖未素著，實乃沐氏宗枝，夷人頗知其名，遠近亦皆屬望，若是權宜陞用，事體實爲允當。及照右都督方瑛，現任雲南充參將，征進隴川，驍勇善戰，廉介不貪，雲南之人素所畏服，亦堪委任，但本官現在貴州殺賊，先因巡撫貴州右寺丞王恂奏保方瑛堪充總兵，鎮守貴州，本部爲照貴州等處，已有總兵官保定伯梁珪，方瑛現充右副總兵，賊寇未曾平安，難便准令鎮守，已經議擬奏准，令方瑛仍充副總兵，與梁珪等督軍剿賊，候事平之日，就令方瑛充總兵官，鎮守貴州去後，今照貴州等處賊寇尚未盡絕，正用能幹將官撫捕，方瑛難便那動，合候貴州賊平，另行定奪。伏望聖恩，先將沐璘量陞都督同知，或都督僉事，請敕充總兵官，掛征南將軍印，令其鎮守雲南，撫安夷民，操練軍馬，禁革奸細，保障地方，凡百所行，務在上體聖心，遠法祖宗，毋貪淫暴虐以失人心，毋怠忽因循以誤邊務。如遇邊境地方蠻寇生發，會同參佐并守土官員計議停當，相機撫捕，不許輕易畏縮，因而失機誤事。及訪得雲南都司署都指揮使事僉事胡志，練達戎政，比衆爲優，合無實授都指揮使，請敕本官充左參將，協同沐璘鎮守。仍令沐璘、胡志公同

鎮守雲南，內官郝寧參贊軍務。副使鄭顥及都布按三司堂上官、巡按監察御史，於彼處都指揮或指揮內，推舉堪充右參將二人，開具實迹，作急會奏，以憑定奪，不許徇私濫舉。緣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，具題。奉聖旨：是。沐璘陞都督同知，掛征南將軍印，充總兵官，鎮守雲南。胡志陞署都督僉事，充左參將，協同沐璘鎮守，撫安軍民，務要事妥夷安。欽此。

兵部爲邊務事

兵科鈔出鎮守山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通題：准本院咨，准兵部咨，兵科鈔出欽差刑部右侍郎江淵題，節該欽奉敕：命爾往山西雁門關等處巡視，凡彼處整理關隘一應事務，悉聽爾便宜處置。欽此。除欽遵外，今將便宜合行事件，開坐具題。奉聖旨：該衙門看。欽此。欽遵，鈔出到部，逐一議擬，開坐具題。本部官欽奉聖旨：是。欽此。欽遵，將開奏事件鈔咨該院，煩行鎮守山西右副都御史羅通，并鎮守雁門關右副都御史朱鑑等，俱照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，欽遵備由移咨到職，臣除會同鎮守山西署都督僉事王良、鎮守雁門關右副都御史朱鑑、守備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等、巡按御史涂謙并都布按三司官計議外，今將議過事件，開坐具題。本部官欽奉聖旨：該衙門看。欽此。欽遵，鈔出到部。案查先該右侍郎江淵題前事，已行議奏，行移勘議去後，今奏前因，合行開坐，謹題請旨。

計開

一、守備代州偏頭關等處各衛所州縣官軍民快人等，先因聲息緊急，該鎮守雁門關都指揮同知翁信奏准，作長班操守，不許更替。即今天時漸寒，軍士離家月久，衣鞋不給，受苦不堪，陸續在逃，十去六七。及至官府催促，官軍則潛避不出，民壯則合家在逃，欲悉照例究治，恐有激變，別生他故；欲姑息不問，則往往仿效，愈肆奸頑，以致邊關空虛，失守誤事未便。即今聲息寧息，合無將前項軍士分作兩班，每班半年一替，其替回者仍於原衛州縣操備，就令置辦衣鞋軍器，聽候班次行取，則人皆知有更替一定之期，必能固守不致逃竄，而衣鞋軍器且得鮮明堅利。該兵部議得，先該右副都御史朱鑑奏，要將原召并續召軍民壯勇分作兩班，半年一換等因，行該署都督僉事王良等，會同都布按三司并巡按御史回奏，勘得前項民壯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二名，內在逃未到數多，見在者各守一隅，分撥已定。今朱鑑奏要半年一換，雖是民情利便，緣人數不勾，事有窒礙，合照舊操備，仍乞優免各人雜差等因，已經議擬奏准，馬隊者每戶免其二丁，步隊者免其一丁差役，供給軍裝去後，今奏前因，合無再行鎮守山西右副都御史羅通、署都督僉事王良并巡按御史、三司等官，公同勘議，應否輪班操備，惟復止是照舊，其於人情事體，何者相應利便，何者窒礙難行。臣等議得，先前聲息緊急，民壯數少，不可分班，今邊境已寧，合依侍郎江淵所言，分作兩班，互相更替，如此則人不在逃，得其實用，而衣鞋盔甲器械，亦得鮮明鋒利。

前件查得，近該鎮守雁門關都指揮同知翁信奏稱，義勇未曾到官數多，其到者又各在逃，要行催勾點齊，存留山西有糧去處操備等因，本部爲照山西聲息頗靖，邊儲不敷，田禾少收，人民艱難，已經奏准，行移左副都御史羅通等，通將前項義勇著落所司拘齊，就存各府州縣，兼同本處官軍人等操守去後，今羅通等又奏，議要分作兩班操備，難便定奪，合無再行羅通、王良、朱鑑、翁信從長計議，如果應該分作兩班，就便照依擬奏事理分班，依期赴操；若是各就本處操備便益，宜從本處操守聽調，務在處置得宜，人無失所。

一、偏頭關見有操備官軍九千餘員名，欲要屏障河曲、保德等州縣，及太原左等衛屯堡。今敵往來不經本關，却從應、朔等州，直入靜樂、寧化、保德境內，殺掠軍民，窺伺太原、平陽，其偏頭關僻在境外，雖擁重兵，無從策應。看得鎮西衛，當三岔衝要之處，有路直抵平陽等府，若不早爲提備，深爲未便。合無將偏頭關原有官軍，止留二千在彼哨守，其餘盡撥鎮西等衛，分守要害，則糧運近便，控制有方，而平陽等處可保無虞。該兵部議得，偏頭關官軍，係比先撥定之數，若便一概那動，恐黃河結凍之時，達人過河侵擾，合無行移山西左副都御史羅通、署都督僉事王良，公同都督同知杜忠、左參議葉清，從長計議，本處地方應否止用官軍二千員名守備？相度本關與鎮西衛地形險易，敵情緩急，或可照依侍郎江淵所奏施行，或將鎮西一衛調去偏頭關官軍發回，或依舊不動，三策之中，孰爲可行，孰爲難行？務在彼此兩無妨誤，明白折衷。臣會同王良、杜忠、葉清計議得，鎮西衛至偏頭關二百八十里內，有岢嵐州、保德州、河

曲縣三處人民，及太原左右前三衛、鎮西衛共四衛屯田之所，俱在偏頭關之內、鎮西衛之外，其鎮西衛三岔路口，有八柳樹堡子舊城一座，現有太原右衛屯軍在內居住，路當衝要，一路通朔州，一路通偏頭關，一路通鎮西衛，乃咽喉之處，合將此堡作哨馬營，撥偏頭關官軍二千員名駐劄哨守，仍屬都督杜忠提調，遇警則屯軍可以守城，馬軍可以出戰，朔州、偏頭關、鎮西衛三處出軍策應，皆可一日而到，如此則敵無入寇之路，而保德、崞嵐、河曲與太原等四衛屯所可保無虞，而平陽之略，敵不敢窺矣。其偏頭關仍舊不動。

前件既已各官會勘得，八柳樹堡路當衝要，合准所擬，行移王良、羅通、杜忠等，將本堡修設堅完，照數差撥官軍二千員名，差委敢勇頭目管領前去屯駐，聽杜忠提調，遇警則相機守戰，無事則趁時耕牧，務在有備無患。

兵部爲邊務事

兵科鈔出提督獨石、馬營等處操守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斌題：近該兵部議擬奏准，令臣提督獨石、馬營、雲州、雕鶚、赤城、龍門、李家莊、長安嶺等處邊城，修理墩臺，防護糧儲等項。切照前項城池，委係外控虜境，內庇宣府、懷來、永寧一帶，若獨石、馬營等處城守嚴固，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。比先年間，獨石、馬營等城，俱係修理堅完，樓櫓壯固，倉儲廣積，器用全備，又有精壯官軍，帶有家小分投守備，遇有緊急，易爲措置。近因達人犯邊，將各城捐棄不

守，以此敵無忌憚，往往在於長安嶺一帶出沒，搶掠人畜，而獨石、馬營等處城池、樓櫓、房屋、倉庫，多有被敵燒毀殘壞，其各該城堡官軍，雖已起那腹裏，又多雕耗，十無四三。邇者天威遠加，醜虜向化，皇上制治保邦，留意邊備，前項城池重復整飭修設，此誠安邊禦侮長策。但臣智慮淺疏，弗稱任使，竊以爲今日之事邊備爲先，況前項城堡殘壞，土馬消耗，若不惟新令圖，將何以慎固封守？今將合行邊備事件開坐，伏乞聖斷，早爲施行，邊方幸甚。具題。該本部官欽奉聖旨：兵部看了來說。欽此欽遵，鈔出到部。今將本官所奏事件，逐一詳看議擬，開坐具題。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奉聖旨：是。欽此。

計開

一、照得守備懷來、永寧等處都指揮楊信等，俱有奉到敕書行事，今臣提督地方，比之永寧尤爲切要，若不綸音煥頒，下人無所畏懼，倘有緊急調遣，一時不肯聽從，不無誤事，乞賜臣敕便益。

前件照得，都督僉事董斌，既已欽命提督獨石、馬營、雲州、雕鶚、赤城、龍門、李家莊、長安嶺等處，修理城池、防護糧儲等項，係干重務，合無准奏，請敕本官，令將一應邊備用心整飭，務求實效，毋事虛文。果有安邊禦侮長策，宜從區畫，事體重者，具奏施行，不許假公營私，苦害邊軍，及因循日月，致誤重務。

一、獨石、馬營、赤城、雕鶚、李家莊、龍門等衛所官軍，除昌平侯楊洪帶領赴京三千員名，

近蒙兵部奏准，發回原衛所，令臣率領提督，其餘未曾赴京之數中間，雖有強弱不一，然有在懷來、永寧暫且安插者，有在宣府等城差使操備者，今要將前項城堡修復，若不將各城原有官軍人等，盡數令臣管束，委係孤懸城池，憑何守戰？又況各官軍畏懼原處守備，往往希求腹裏衛所居住，苟且度日。乞敕兵部計議，合無將口外衛所官軍，但係獨石、龍門、李家莊等處城堡官軍，原先暫且安插腹裏衛所，并舊日跟官隨操等項，不分老少男婦，務要一名名令臣鈐束點閱，或就令回還原衛所，或候明年春暖回還原處守禦隨住，以實虛懸之城，不許各該守備等項官員占吝便益。

前件合准所奏，行移該府，轉行宣府總兵等官撫寧伯朱謙等，將獨石、龍門、李家莊、雲州、雕鶚、赤城等處，但係安插宣府、永寧、懷來及各該衛所城堡住坐，并舊日跟官隨操等項，不分老幼男婦，著落經該官旗逐一點齊，俱令董斌鈐束。其間有願去原衛所趁柴薪米糧養贍者，聽從其便。若自不願前去，候明年春暖，盡數督發回還，不許各該守備官員占吝，及托故縱放來京躲住，有誤邊備。仍令董斌加意撫恤，以濟邊務，不許生事虐害，致令失所。

一、照得獨石、馬營等城，遠在宣府之北，臣若率領軍馬到彼，往來提督修守，遇有緊急事情，必須差人奏報，緣無起馬符驗，若候行移萬全都司差人，不無展轉遲誤，乞給臣符驗，庶得便於奏報。

前件合准所奏，關給達字號雙馬符驗一道，就令原差奏事百戶鹿鏞，賁與董斌收用。

一、照得獨石、馬營等處城池，委係孤懸境外，臣今提督修守，敢不罄竭衷誠？但以謀貴先定，兵貴有制，若不提綱挈領，非惟人無統屬，抑且推調誤事，乞敕兵部計議，合無將萬全都司多餘都指揮數內，摘差老成能幹者數員，分投獨石、馬營、李家莊、雕鶚、龍門等城，著令專一守備操練官軍，不許輕動，臣往來提督巡視，遇有緊急事情，并聽臣調遣，庶不臨期誤事。

前件合准所言，行移宣府總兵官撫寧伯朱謙，公同鎮守參將參贊巡撫等官內官柏玉、右都督紀廣、侍郎劉璉、僉都御史任寧及都督僉事董斌等，從長計議，獨石、馬營、赤城、李家莊、雕鶚、龍門、雲州、長安嶺等處，合用都指揮幾員，就於萬全都司都指揮內，推選有謀有勇之人，分守前項城堡，嚴督所在官軍人等，專一提備，遇有緊急，俱聽董斌節制調遣，不許退縮不即前去，及擅離信地，營求別差。其總兵官亦不許徇情偏向，將精壯官員占留，却將怯懦之人充數，致誤邊務，事發一體治罪。仍令朱謙等，將選委過都指揮職名，作急開奏。

兵部爲陳言備邊事

兵科鈔出本科給事中黃仕儒題：切見中國土地雖是無窮，而其財賦所出亦自有限^(三)，原其所由，天惟生此以供朝廷及百官俸祿之需，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，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，

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，以培植邦本爲供應之具而已。今者敵虜乞和，誦詐莫測，必以還我上皇，則兵備不約而解，珍物不求而得，府庫不劫而虛，民力不用而弊，國稅不攻而靡^{〔四〕}。觀上皇歸時，虜使未起，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；見其散軍，而戒嚴之意不無十緩三四，非墮緩兵之計歟？見其和成兵緩，大起無厭之求，今日求某物與之，明日求某物亦與之，今年遣使增數百，明年遣使增數千。及其久也多而無數，使輶往來，絡繹不絕。又其久也求之既屢，待之必厭，欲不應之，恐自壞和好，其短在我，以召禍釁，欲曲意應之，誠以府庫之財有限，民之脂膏枯竭，又恐乘我不虞，以啟一旦襲虛之患，至於不可磨滅。訪得去歲，也先大同敵殺之際，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亨打話，言累年我使來貢，求金銀銅錢等器，織金蟒龍等衣，寶石珍珠等物，俱不見與，是以興兵遠來。蓋求物不得，遂致入寇，則將少有厭忽之心，必致入寇可知。臣詢侍郎趙榮等，言脫脫不花固不見有南侵之意，至於也先，奸雄黠狡，則有莫測之機，觀其即今遣使至於數千，拆牆強入^{〔五〕}，略無忌憚，皆恃去歲土木之利，逼城之敵，氣驕志滿，縱橫自如。蓋以興兵南來，狃於多勝，未遭我軍敵殺之苦，痛挫狼戾之氣，順之則和，拂之則寇。況西北諸夷今已蟻附，而今所求器物，又皆帝王之具，陰謀不軌，意已明甚，豈可信其必和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哉！伏望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，今日守成不易，勞心焦思，兢業圖理，毋以土木而寒其心，毋以逼城而危其意，推原所由，皆因權奸所誤，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此。然好生惡殺，貴人賤畜，天之心也，人之願也，今彼掠我軍民不啻草芥糞土，無分貴賤牧馬放羊，餓死不

知其數，凍死不知其數，因而遭虐疾病者亦不知其數，是乖天之心也，拂人之性也〔六〕，故曰：『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逭。』今彼殘虐天民，自作其孽，莫此爲甚！是自干天誅，天又將假手於我陛下殄滅之。昔我太祖皇帝奉天之罰，師至應昌；太宗文皇帝肅將天威，掃清沙漠〔七〕，皆不聞彼以獷悍而能禦我〔八〕。今皇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陛下，正猶天命太祖、太宗之時也，況天之所助者順，人之所助者信，陛下惟能修德勤政，順天信人，則天自順乎我，人自信乎我，彼雖獷悍，豈不足以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？且和可暫而不可久，利於虜而不利於我也。昔有商之世，鬼方跋扈，而高宗討之；有周之時，玁狁作慝，而宣王逐之，使鬼方、玁狁可和而利於我，則高宗、宣王必先與之和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，因其譎詐無定，和不可恃，故直舉兵討之，以寧華夏，延祚數百年，二君至今稱爲中興令主。但即目以時觀之，虜勢猶張，我師尚弱，姑豺狼以飼之，犬馬以畜之，佯存和好以養銳蓄威，待時雪恥。然九重深邃，下情難達，邊事內攻，幽遠莫知，萬機之暇，乞御文華殿，或進內閣儒臣，或召元老碩輔，少降天顏，從容諮訪，或令口陳，或具題帖，陛下從而採擇可否，次第施行。如京師天下根本，軍馬幾何？士卒操法精致者何營？則必賞其頭目，庶怠惰者自知警懼。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人？陛下從而親書其姓名，倉卒調用，庶不失人，某有將才，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；某事掎克，墮我士卒之心者罪之。京軍貴多，欲備調用，今而數少，設何法以增之？軍士日練，本期克敵，今而多怯，行何計以銳之？猾虜分外之求，難事之請，從何長以處之？西北諸夷，聞風降附，施何間以孤

之？威敵必先以其所畏，宣府、大同迤西一帶，京師緊關屏蔽，急要驍勇謀將，今朱謙謀勇不及楊洪，而紀廣慈柔；郭登雖曰謀勇，且久患風疾，而裨將無聞。今虜人所畏，惟楊洪、石亨父子，然二人已總重兵在京，固難輕動。而楊俊、石彪俱驍勇有謀，合令協副朱謙。郭登雖曰謀勇，趁時設備，庶免臨時掣肘。他如各邊，某無謀略，徒擁將名，久妨邊務，即別擇能者以代之，《書》云『去邪勿疑』是矣。某懷智略，久被忌抑，一籌莫展，即特命以伸之，《書》曰『任賢勿貳』是矣。某處將臣不智，必致相激，非國之福也，陛下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，俾不智者知所畏懼矣。某處兵寡而將勇爲可托，某處兵衆而將怯爲可憂，某處衛堡不堪策應，某處堪宜益兵添將，相兼守把，某處將帥頭目剝削士卒，相繼逃竄，邊關空虛，匿不以聞，某處堪宜經理屯田，未及議奏處置，某處宜廣蓄軍餉，節被管糧官員措置顛倒，糧儲有名無實，某處武職鎮邊年久，精忠可褒獎，以勵廉污，某處文職貪酷，宜行體實劾去，以安士卒。又如各邊年久，文武官員貓鼠一家，軍士疲憊，今後合每年宜遣諳曉邊務大臣數人，分行稽其弊端，以憑賞罰。如此一一諮訪而處置之，則邊事無一而不舉矣。至於都司方面、風憲守令等官，某向也廉，今也貪而殃民，某官雖曰能事，其實暴不堪命，某官雖曰忠厚，其實罷軟，無益民事，某官老邁不能舉事，而乃貪得不去，某官掙斂，以阿上官見留，某官鯁忠，以直事人見黜，某官聽政超異，堪宜褒勸，某官才堪大用，久滯下僚。凡軍民有無利病，四方有無休戚，及今後亦合每年分遣廉明大臣詢察，以憑黜陟。如此一一採擇而舉行之，則內政亦無一不修矣。邊事內政既皆修舉，

則將士勇奮，堅如泰山，民之供餉，如子趨父。昔宋用孟宗政，金人不敢窺襄漢；中國相司馬，遼人不敢犯其邊，今我之精擇賢能，養銳蓄威如此。至若狡虜敢肆無厭之求，仍遣無數之使，必發敕也先，喻以禍福，令各守分。雖古者遣使，彼此不過正副，從者不過數人，今後遣使不過百人，以通和好，倘過其數，則其短在彼，因而責之，庶或守分，不敢違約。使若侵犯邊境，則必縱我銳兵，奮其勇武，大舉剿殺，痛挫鋒銳，彼勢力自散，計算自迷，將以奔遁無門，退保無暇，正如太祖、太宗應昌、沙漠之舉也，安敢窺我中原，擾我疆場，以犯我士馬哉？由是戒飭邊關，無通其使，中國自中國，夷狄自夷狄，不惟莫測我之虛實以息釁端，且亦得免夷狄之耗以固我邦本，則將來太平景祚延至無窮，又自陛下開之，而其中興功業之隆，直與高宗、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。倘不此之圖，陛下惟廣天地之量，應無厭之欲，臣恐彼以多事之請，固不能一一遂欲，不遂其欲，必致交兵，惟恐邊力不支，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，而我京軍止足以自護，而不能策應邊關，邊軍止足以自守，而不能掣援京師，甚至被扼所援而進退無路，又或舉我南北要區，坐困我師，雖有勤王義兵，莫由內應。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^九，其郡縣軍衛亦被牽制，不敢北望。事至如此，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，則又有兵無將，京師急欲調用，則又有將無兵。況民兵素不識戎，募之雖多，亦奚以爲？昔宋賊劉豫大募民兵七十萬，南侵至廬州等處，一鼓敗之北走，原其所以，皆由閑暇之時失於豫國方略，早建事機故也。《書》曰：『惟事事有備無患』^{一〇}。傳曰：『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』又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』惟願陛下乘此暇時，